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金梭吕云浪

郑证因◎著

雪山四侠
铁铃叟

民國走陝小說典藏
水說典藏
文庫
民國走陝小說典藏
文庫
民國走陝小說典藏
文庫
民國走陝小說典藏
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金梭吕云娘

郑证因◎著

雪山四侠
铁铃叟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梭吕云娘 / 郑证因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ISBN 978 - 7 - 5034 - 8606 - 7

I. ①金… II. ①郑…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4818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2.75 字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3.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郑证因论^①

张赣生

在民国武侠小说北派四大家中，郑证因代表着技击武侠小说一派。

郑证因（1900—1960），原名郑汝霈，世居天津西沽（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传说他的祖辈以经营木材为业，颇称殷富。全族分东、西、南、北四大院，郑证因属西院一支第十六代。清代后期，战乱频繁，郑氏家庭日渐衰败，到郑证因幼年，已靠借贷度日。以上传说“经营木材”云云，不尽可信，天津木材业兴起于清末，郑氏家族之兴旺当另有缘故。

郑证因一生大多在贫困中挣扎，幼年也曾读过四书五经，旁及诗词曲赋；二十岁左右曾教过塾馆；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前开始为报刊投稿，得与担任编辑之宫竹心（白羽）相识。白羽在《话柄》中说：“《十二金钱镖》初写时，我不懂武术，邀友人证因帮忙。”他在《十二金钱镖》初版《后记》中又说：“旧雨郑证因，通武术，工文章，时共商榷，承其指正，于此谢之。”这是1938年的事，既称“旧雨”，自非新交，从白羽自传所述办报经历推测，郑证因与白羽的相识大约在1932至1934年间，可惜我未能查到郑氏那时发表的作品。

① 节选自张赣生著《民国通俗小说论稿》。

郑证因与白羽的合作，对郑氏一生的事业有重要意义。1937年冬，白羽由霸县返回天津，为了生活，他一面着手写《十二金钱镖》，一面筹办正华学校（小学），当时曾在新闻界工作过的郑证因也正生活无着落，两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便走到一起了。白羽邀郑氏代他撰写《十二金钱镖》初稿，他则为郑氏校改《武林侠踪》。此书出版后，郑证因始初露锋芒，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郑证因代白羽撰《十二金钱镖》，只写到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就“另有办法”，与白羽分手，去经营别的“生意”，不久经营失败，1939年复应白羽之邀，协助经办正华出版部。大约在1940年左右，郑证因迁居北京和平门外，过着清贫的笔耕生涯，在此后十年间，他写出了《鹰爪王》《女侠燕凌云》等一百多部作品，一跃成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作家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郑证因在北京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做校对工作，1957年反右斗争时受波及，后被调至保定，在河北省文化艺术学院图书馆工作，于1960年病逝。郑证因无子女，1945年7月丧偶，后半生独身生活，病故后其侄郑华增由北京赴保定办理丧事，所遗除日常用品外，别无他物。

关于郑证因何时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因为迄今未找到实据，不能确知其起始年代和最初作品。叶洪生在他批校编定的《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中，根据作品的艺术水平推测《女侠黑龙姑》是郑氏初期之作，实则此书于1942年始连载于《新天津画报》，其时正当郑氏的代表作《鹰爪王》在《369画报》连载，名噪一时。或许郑氏因集中精力撰著《鹰爪王》，而对《女侠黑龙姑》不暇推敲，草草交差，也是情理中事。总之在未见实据之时，尚不能断定。从白羽所说“旧雨郑证因，通武术，工文章”和《十二金钱镖》初版首二章的实际情况来看，郑证因当时已较熟练地掌握了武侠小说的写作技巧，不能说是初学乍练的新手；但是，郑氏流传于世的作品，都产生于1938年以后，这些作品中最早问世的是《武林侠踪》，在《十二金钱镖》卷一初版所附预告中说：“《武林侠踪》，郑证因作，白羽校读，已编成三卷。书叙武当剑侠铁伞先生一生游侠故事，

夹叙江湖一切黑暗无法之组织，生面别开，出人意表。全书百万言。”实则此书合《武林侠踪》《铁伞先生》《云中雁》三部总计，也只约为预告字数的一半左右，可见预告时此书尚在写作中，这似乎也意味着郑氏的事业实际是以1938年为起点，前此大抵属于摸索、尝试阶段，而他以技击武侠自树一派，则是在1941年《鹰爪王》问世之时。

《鹰爪王》可称为集郑氏小说特色之大成的代表作。其中最主要的一点特色便是对中国武术的专注。中国武侠小说作家中真正通晓武术者并不多，称得起是武术家的只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但向氏醉心于传闻轶事，未将描写武术作为艺术创作的重点。并且，向氏作为武术家，他重视的乃是武术之实用价值，没有着意去寻找武术在武侠小说艺术中之恰当作用。到郑氏方将粗犷的豪气、多彩的武术和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构成了技击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

中国人把搏斗作为一种技术，加以规范化的训练，已有久远的历史。且不说先秦，《汉书·艺文志》所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距今也有两千年，当时已明确称之为“兵技巧”，并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中国的武术不仅是古代实用的战斗技术，它早已在舞蹈化，在转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公孙大娘的舞剑器，都是著名的例子。由此更演化出武术中半真半假、无实用价值的“花拳绣腿”一派，甚至动作的名称都被诗意化，如“燕子穿云”、“蜻蜓点水”、“白鹤亮翅”、“丹凤朝阳”等，这些名称在读者心目中唤起的是一种诗化的意境，绝非简单的比拟；所以，中国武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形诸文字比目睹形象更能引起丰富的联想。郑证因的成功就在于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艺术魅力。

郑证因也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但他不像白羽那样广泛地涉及人情世态，而是集中展示了帮会的内幕，这恐怕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郑氏世居的西沽一带，紧傍北运河与子牙河，是南方漕运入京的必经码头。在清末时，这一带是斗店（粮商）聚集地之一，

也是“脚行”、“混混儿”出没的地区之一。天津的黑社会势力，最初就是由“混混儿”和“脚行”把持。“混混儿”又称“锅伙儿”，最初是渔霸，后又把持搬运业，成为“脚行”把头，也有些摇身一变成为官府差役。这些人横行霸道，逞强一方，故此天津人又称之为“杂霸地”。到了二十世纪初，河道漕运停废，水手们登岸加入脚行的队伍，又把原在船工中传布的“青帮”组织扩大到其他行业，更增强了天津黑社会组织的气焰。郑氏世居于这样一个地区，对于黑社会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在他的笔下能把黑社会的阴惨刻毒以及神秘的礼仪一一描绘出来。

就文字风格来看，郑证因既不同于还珠楼主，也不同于白羽，郑氏没有还珠与白羽的那种文采，他的文字不大考究。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郑氏受评书的影响很深，二是他用天津的土语来写作。

至于郑证因的直书天津方言，外地的读者或许不易察觉，只是读起来感到拗口，感到文字不顺畅，举个例子，在郑氏的某些作品中常能发现“这个难子”一语，使现今的校点者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是对是错和错在哪里。其实这个错却是由天津方音造成的，郑氏迁居北京后，有些作品是由他口述、别人笔录，天津方音把案件之“案”读作“难”的去声，听来是灾难的“难”，于是“这个案子”便写成了“这个难子”，今天的校点者再把“难”读为艰难之“难”，就益发弄不明白了。我曾和几位编辑说起此中缘故，都不禁哑然失笑。而这个错误从记录稿到刊于报纸杂志，再进而印成单行本，竟一错再错，始终未加改正。可见郑氏不但未审阅记录稿，且刊出后也未再看，他对写作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有何种原因，郑氏对文章的不考究是事实。只是由于他善于描写武术，很能驾驭情节的起伏变化，又有一种粗犷的气势，足以吸引读者，才使他卓然成家，独树一帜，与还珠楼主、白羽同享盛名。

郑证因一生写了一百多部武侠小说，《鹰爪王》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天南逸叟》—《黑凤凰》—《淮上风云》—《离魂子母

圈》—《女屠户》—《回头崖》—《续鹰爪王》（为《鹰爪王》后传）、《闽江风云》《巴山剑客》—《金刀访双煞》《铁拂尘》—《铁笔峰》—《大侠铁琵琶》—《边荒异叟》—《青狼谷》《七剑下辽东》（原名《一字乾坤剑》）、《丐侠》《女侠黑龙姑》（即《矿山喋血》）、《牧野英雄》—《龙江奇女》—《白山双侠》—《凤城怪客》《贞娘屠虎记》《昆仑剑》诸书，其中某些人物、情节，或多或少与《鹰爪王》有点关系。此外，《武林侠踪》—《铁伞先生》—《云中雁》三部曲也很有名。《女侠燕凌云》《边城侠侣》《五凤朝阳刀》等也写得颇有特色，或写江浙船帮，或写关东牧场，都颇有气势。除以上所说之外，尚有《黄衫客》（即《终南四侠》）—《峨嵋双剑》《风尘三杰》（即《荒山侠踪》）、《大漠惊鸿》《绿野恩仇》《子母金梭》《龙虎斗三湘》—《南荒剑侠》《五英双艳》—《龙虎风云》《铁狮王》—《铁狮镖》—《铁狮旗》—《野人山》《剑门侠女》《乌龙山》—《火焚少林寺》《双凤歼仇》《嵩岭双侠》《金梭吕云娘》—《雪山四侠》—《铁铃叟》《边塞双侠》—《天山四义》《龙凤双侠》—《一字剑》—《万山王》—《幽魂谷》《钱塘双剑》《弧形剑》《蓉城三老》《铁燕金蓑》《铁马庄》《燕尾镖》《苗山血泪》《风雪中人》《岷江侠女》《尼山劫》《柳青青》《太白奇女》—《秦岭风云》—《小天台》—《铁指翁》—《黑妖狐》《塞外惊鸿》《孤雏歼虎》《戈壁双姝》《霜天雁影》《鹤顶春回》《火中莲》。他的《琅琊岛》写海边渔民反霸故事，在他的作品中属于较平庸的一种。

以上所列作品，如《天南逸叟》《淮上风云》《闽江风云》《巴山剑客》等，故事或人物多半与《鹰爪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如姚民哀当年所提出的，几十部作品形似连环套，大环上套着许多小环，小环间又相互勾连，这部作品总留一点未了之事给那部作品，那部作品的故事来龙去脉又会牵涉许多别的作品，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读者看过一种便想再看看别种。同时，读者看过一两种后，对情节人物有一定的了解，再看别种便很容易被吸引，对故事和人物的背景较熟悉，便能从一

开头就顺利地读进去。乍看去各自独立成篇，实则是藕断丝连。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的一些作品也有此种情况，但由于郑证因作品的种数最多，所以在这方面更显得错综复杂，上列书名间用连接号标示的作品，即是此类，真是把姚民哀设计的“连环格”小说艺术结构的魅力发挥得十分精彩。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郑证因的作品种数虽远远超出别的作家，但总字数却少于还珠楼主。郑氏有不少作品都是六七万字的中篇，除《鹰爪王》之外，鲜见鸿篇巨构，合三四十种，其字数也仅相当于一部《蜀山剑侠传》，可是郑证因的这种做法也自有其长处。还珠楼主的长篇巨作，气势奔放，一泻千里，但若无较充裕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便不畅快。郑证因的中篇不过薄薄一册，每一册都有相对的完整性，够得上“一卖”，略有空闲便能翻阅一遍，也自有方便读者处。这或许并非郑氏原意，而是出自书贾生意眼的要求，篇幅少，定价低，有利于多销。姚民哀也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郑证因还写过侦探小说，但郑氏的那种说书人的传统表现方式不适于表现严密的推理，他的尝试失败了。他也写过社会小说，同样由于他的文风的局限性而未能引起读者的重视。

目 录

郑证因论	张赣生	1
------------	-----	---

金梭吕云娘

第一回 漫天风云单剑护惊鸿	3
第二回 昭德夫人陷身仙猿岭	18
第三回 临难不屈巾帼胜须眉	37
第四回 力保孤雏云娘全大义	55
第五回 荒山遇伏神魔斗群凶	73
第六回 仙谷留踪摧敌完壮志	91

雪山四侠

第一回 护孤儿雪山权避祸	119
第二回 五云抓独力斗双凶	137
第三回 金刚掌义助铁铃叟	155
第四回 假车夫狡计再脱身	174
第五回 三义店柳武师泄机	194
第六回 九环湾铁麟儿遇救	211

第七回	奇门剑私访玉冰峰	229
第八回	战雪山退走遗民谷	248

铁 铃 叟

第一回	狼子贪心 恶矿主持强夺矿产	269
第二回	负伤忍辱 余大业待时豹子岗	283
第三回	铁铃示警 老郎中古刹戏双匪	297
第四回	层层设伏 阴风洞侠士破阴谋	312
第五回	变装易服 雪山侠巧入黑虎矿	325
第六回	云开日现 快恩仇血溅鸡爪崖	338

金梭吕云娘

第一回

漫天风云单剑护惊鸿

时届严冬，在川边一带正赶上风雪连朝，奇寒彻骨，旷野里真是路静人稀，山林树木全被雪蒙罩上。在这种时候，客旅们全是裹足不前，因为在大雪封山的时候，边荒一带就没有多少商人来往了，就是赶上有邑镇的地方，那街道上也是死气沉沉，家家关门闭户，没有十分要紧的事也不肯出来。

这时，在宁静山一带，沿着山雪地里，冒着寒风冷雪，有两匹马在飞驰着，马上人一个年越五旬，虽然露着半张脸，也可以看出这人生得浓髯绕颊，两只眼闪烁着异光。那一个年岁很轻，看情形也就在三旬左右，面貌十分俊秀，不过在风雪里这么奔驰，那少年已经冻得面色青紫。这两匹牲口大约走得路很久了，身上热气蒸腾，从口角喷出的白沫已经结成冰珠。这两个客人虽然全是穿着御寒的皮衣，但那少年颇有些不能禁受之意，一边策马疾驰着，回头却招呼：“咱们这一站还有多远？恐怕牲口不能支持了吧！”后面的虬髯客答道：“掌柜的，你放心，我如若记得不错，大约不远就到了苏兰驿，咱们到那里可以打尖歇息。”说话间，这两人策马如飞，仍然向前紧走着，顺着山边转过去，天色可就不早了，因为天色阴着，雪还在下着，更显得黑得快。远远地望到就在山边下现出一座镇甸，这镇甸荒凉异常，没有多大地方。一进邑镇口，有一排草房，门口挂着一个酒葫芦，每遇到有人出入时，门帘掀起，立刻从里边冒出一股子热气来。

这虬髯客和少年马到近前，翻身下马。那虬髯客说道：“主人，你看这里好么？在这酒棚里歇一下再作商量。”那少年牵着牲口却有些迟疑，抬头望着虬髯客说道：“石师傅，这里的人很杂乱，我们去得么？”那虬髯客一边抖着身上的雪，一边向那少年道：“主人，去不得又该怎样？前途尚有数百里的途程，我们难道真的就该埋骨在冰天雪地中么？”酒棚里面的伙计似乎听到了外面马蹄的声音，已经跑出来迎接客人，向这两人招呼道：“老客，里边坐吧！你尝尝我们这里的陈年烧酒和五加皮，准比牛庄出产的还高。牲口交给我们，旁边暖棚里全有人照料马匹。”这一老一少把那缰绳递给伙计，一同走进酒棚。从外面乍一进来，觉得暖气融融，酒香扑鼻，想不到这里竟有十几拨客人，十几副座头全坐满，这一老一少被另一伙计领着转到里面。这两人头上的皮帽子全不肯摘下来，身上皮衣也没脱，对面落座后，这虬髯客把一个包袱和一柄长剑放在了桌案的里边，叫伙计要了酒菜，每人先干了一杯。少年却向虬髯客说道：“石师傅，你自己慢慢地喝着，我只能饮这一杯。”那虬髯客哈哈一笑道：“这么冷的天，能够找到这么好的地方，你再不多饮几杯也太冤枉了。”那少年并不答话，他皮帽子虽没摘下来，但身上已经回暖过来。别的酒客看着少年俊秀的面貌，绝不像这条路上的客人，对于这两人十分注意。这时，少年用手指蘸着杯中酒，在桌上写了几个字，虬髯客看了一眼，少年赶紧把所写的字抹去。虬髯客低声说道：“我们只要渡海沧江，到了巴安，大约就没什么危险了。白天路途上所遇的那人虽可疑，但不敢断定准是敌人。”虬髯客说到这里，一连喝了三杯，长吁了一口气，说道：“主人，再有两三天，我们就可以赶到地方了，这种道路，主人有生以来没走过吧！”对面那人点点头，忽然脸上带着凄然之色，低声微喝道：“愚子，你倒走惯了这道路。我看这一带就是不下雪的时候，气候也比内地里差得太远了，我身上的衣服竟不能御寒，可见这里酷冷的情形为别处所没有。这是什么地方，你可知道么？”那虬髯客答道：“这里大约是桑楚河，所经过的这片大山就是雪山西岭，这一正山脉长绵延数百里，再往南下走去，山上面真有数千年的积雪寒冰，从来不融化。不过那种

地方全是阴山背后，终年照不着一点阳光。像这一带可就好得多了，到了夏季的时候，天气也热起来，不过没有很热的时候。”

刚说到这儿，暖帘启后，从外面又走进一人，这人一进屋，风帽也没摘下，倒背着手，眼光向座上扫了一下，却两眼注定这两个异样的客人。伙计们见有客人到来，赶忙迎过去打招呼往里让，此人却微摇了摇头，向伙计道：“我们有一个伙伴，他头里走下来，说好了在这里等我，不料我来迟了，他已经走了。伙计，咱们回头见。”这人一转身，掀软帘离开酒家，此人来去匆匆，在别人眼中看着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可是这虬髯客和那位少年全十分注意，这人转身出去，那虬髯客用手指轻轻一敲桌案，用很低的声音问那少年说道：“主人，我们得赶紧走，此人分明是敌人的鹰犬，想不到就会来得这么快，我们行迹落在他眼中，不赶紧脱身，只怕非要等他缀上不可。我们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虽然我们还能应付一番，但终觉得人单势孤，力有不敌，落在他们手中可就没有半分希望了。”那少年长吁了一口气，愤愤不平地说道：“我们这么被他逼迫，实不甘心。现在已落个骨肉分离，在这风雪漫天中，远走边荒。回想两月前，真叫人痛心欲死，我不想再这么破死命地奔驰，索性和他们拼一下子，分个生死存亡，也就罢了。报国有心，回天无力，天亡我等，徒唤奈何。我们把这一腔热血洒尽了，也足可以见祖宗于地下。”虬髯客却正色说道：“主人，这不是你慷慨悲愤的时候，越是这种情形，我们越要尽全力和他们周旋一下。我想雪山那里既有那位老前辈支持着一切，说不上前途上已经派人来接应我们。这一个月来，我主仆已受尽了千辛万苦，在最后这一步不能忍耐下去，岂不前功尽弃？咱们还是走吧！”那少年无可奈何之下，把杯箸推开，立刻站起。虬髯客招呼酒家付清了酒饭钱，叫他们把牲口牵出来。那堂倌却说道：“客人，天色可不早了，这时若是再赶路，往下一站可得走出七十里，才能见着打尖的地方，那已入藏边一带，可不方便了。我们这里后面还有几间暖房，客人何不住一宵？天明后早一些赶路也是一样，倘若连是连夜赶下去，人吃得住劲，只怕牲口也难以支持吧！”那虬髯客点

点头道：“伙计你这番好意我很明白，无奈我们有要紧的事，要用一夜的工夫，要赶奔下一站。我们这两匹牲口倒还可以搪这风雪之苦。伙计，你快去把牲口牵出来，我们下回来时，必要在这里多住两日，好好地照顾你们生意。”堂倌一半是好心，一半是招揽生意，见人执意要走，知道人家这有紧要事不便再拦阻，遂赶紧走出门去，到旁边马棚中把牲口牵出来。这虬髯客和那少年立刻解缰绳飞身上马，冲风冒雪，策马如飞向那山边冲去。这两个客人究竟是何人，他们又有什么事，怎么在这边荒之地、风雪之中，不避艰辛，要连夜紧赶途程，趁着他们行程中，交代明白。

这虬髯客就是那名满江南一位风尘异人乾坤剑客石愚子，那壮士却非男子，那是皇炎贵胄大明后裔昭德夫人。明屋既乌，一片锦绣山河全换了颜色，满族入主中原，铁骑已经踏遍了中原。但是大明朝很有些个忠贞不屈之士和宗族中有志的后裔，谁不想着恢复大明基业？所以起义王师，到处皆有，不过大明气运告终，任凭这般皇族和抗节不屈之士和满族周旋，总是终归失败。流尽了热血，终归于事无补。可是这般人毫不灰心，所以最厉害的是东南数省，义师时起，其中最显著的如福王、桂王、郑成功、史可法这一般人士，全很和清廷对抗了一个时期。那时，满洲入主中原之初，八旗劲旅全是骁勇善战，所以在东南各省大小数千战，不知徒自牺牲了多少爱国的健儿。其中以明太祖九世孙唐王起兵广西为抗敌之师，那时候，有旧兵部侍郎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户部生事苏观生，扶保唐王于福建晋主位，他所统率的兵马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与清兵周旋半载有余，终以所用统兵将帅不能用命，战斗之师，屡次败北。王妃昭德夫人为名臣吕士义之女，文武全才，颇能襄助唐王处理机要，只是劫运临头，终无回天之力，福建沿海一战，精兵数十师几至全军覆没，唐王为清兵所俘。昭德夫人携幼子铁麟为卫士乾坤剑客所救，得免于难。唯事后清兵追缉，唐王所统各文官武弁，无一幸免者。更知昭德夫人与铁麟公子逃亡之后，终为心腹之患，侦骑四出，定要追捕昭德夫人母子以除后患。乾坤剑客石愚子为草野豪侠、风尘奇士，于唐王未进王爵时，即结为忘